

駁斥右派分子章乃器的謬論

柳 成 群 著

財 政 經 濟 出 版 社

駁斥右派分子章乃器的謬論

柳 成 群 著

財政經濟出版社

駁斥右派分子章乃器的謬論

柳 成 群 著

*

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總布胡同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60號

人大常委会机关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 2 印張 · 40,000 字

1957 年 7 月第 1 版

195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00 定價: (5) 0.15 元

統一書號: 3005.2 57. 7. 京型

目 录

前 言	(1)
(一) 章乃器是怎样地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和 资本家的改造？	(5)
(二) 章乃器是怎样地诬蔑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28)
(三) 章乃器是怎样地赞扬资本主义、攻击社 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缺口？	(38)
(四) 章乃器怎样地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法？	(46)
(五) 端正认识，积极参加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	(55)

前 言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已經是一去不复返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也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存在，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存在。这种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表现得相当激烈。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正是这种阶级斗争的突出表现。

在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中，章乃器成了首要人物之一。

早在解放以前，章乃器就是一个“不右倾、不左祖”的“中间路线”的倡导人。在解放以后，他仍然继续散播了许多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论。在这次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章乃器更利用这个机会，在帮助共产党“除三害”（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名义下，猖狂地向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进攻。

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有系统的，有“理论”的，有纲领的。他的主要思想，大体可以归结如下：千方百计地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模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本质的区别，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资产阶级分子本质的改造；贬低共产党在国家事

务中的领导作用，攻击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竭力吹嘘资本主义、污蔑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打开缺口。所以，章乃器思想的实质是在于：阻挠社会主义前进的行程，企图把工商界拖回资本主义的老路。

章乃器要走资本主义的路，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是两条绝对相反的路。我们和章乃器的斗争，因此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政治路线的斗争。

章乃器的反动思想，集中地反映了工商界消极性的一面，因而，它在工商界中是有相当市场的。同时，章乃器在散播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时候，还施用了各种阴险和卑鄙的手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也就是他最惯用的一条，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子，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东西。所以，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现在，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已经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慨，对他开展了严肃的批判。在全国范围开展反对章乃器以及其他右派分子的斗争，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这不仅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也是对广大人民、包括工商界在内的极其深刻的现实教育。对于工商業者来说，只有积极地参加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只有继续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并确立社会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才能平平稳稳地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到目前为止，章乃器仍然顽固地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毫无悔过之意。我们必须彻底揭露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同右派分子严格划清思想界

限，坚决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章乃器說：“这是理論問題，不是政治問題，頂多也只是具体的工作措施和步骤、做法的分歧，不能說是兩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撒謊，是企圖把原則性的分歧掩盖起来，蒙混过关。攻击党的領導，攻击社会主义，煽动工商界抗拒改造，这怎么能說只是学术性的理論探討？怎么能說只是具体的工作措施和步骤、做法的分歧？这怎么不是兩条道路的斗争？

章乃器說：“宪法都頒布了，社会主义革命也已經基本完成了，兩条道路的問題早就解决了。”这是狡辯，是企圖用經濟上、法律上的問題已經解决，来抹煞政治上、思想上的問題。从生产資料的所有制來說，社会主义革命的确已經基本完成了，“誰战胜誰”的問題的确也已經解决了；宪法的頒布，的确也从法律上保證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决不等于說，在政治战綫上，在思想战綫上，兩条道路的斗争就已經完全解决。这次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难道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証明嗎？

章乃器說：“我始終是勤勤恳恳地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給党，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死了以后，就是把骨头燒成灰，在骨灰里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这是無賴，是企圖假裝左派，硬不認罪。的确，在章乃器的言論里，是用了不少拥护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的字眼。从表面上来看，章乃器言論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味，也不象葛佩琦、儲安平等人那样露骨，那样明显；但是，正象俗話所說的，狐狸的尾巴总是藏不住的；章乃器这一套拥

护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的假話，也掩盖不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实质。章乃器怎么能够使我们相信：既然他所贩卖的砒霜是用糖衣包着的，那就是没有毒的呢？要证明章乃器所贩卖的，的确是毒药，这也不难，完全不必把“骨头烧成灰”，只要从他自己所发表的言論中去找就行了。我們現在，只就章乃器从解放以来、特别是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来所发表的言論中，来揭露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

(一) 章乃器是怎样地反对 工人阶级的领导和资本家的改造？

在章乃器的反动言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资本家进行本质的改造的。他的特点是：通过千方百计地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模糊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本质区别等等办法，来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和资本家进行本质的改造。下列的五个论点，就是他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武器。

(1) 章乃器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 “红色的资产阶级”，不经改造就能爱社会主义。

在1955年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章乃器就提出他的“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主张。这个错误的主张，虽然一开始就在大会上受到了许多人的批驳；但是，章乃器在1956年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第一届中委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又重弹他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老调。他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不少的特有的商人。‘管鲍遗风’‘陶朱遗范’的牌子，曾在许多人的店铺上挂着。……在实业救国运动中，在抗日战争中，的确有不少人是从爱国主义出发办企业，而不是从唯利是图出发的。……在这些当时的有志之士当中，抱有空

想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是不会少的。”①他又說：在解放以前，“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來說，絕大多数人是不那么幸福的。誰願意幹这‘蝇营狗苟的生活’，‘誰願意吃这碗剝削飯’……这代表了絕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呼声。”②章乃器这些話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說，放棄剝削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天生就已具备，而不是在解放以后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結果。在章乃器看来，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之所以到来，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等等，“这一切畢竟只是‘外因’，‘外因’必須通过‘內因’才能最后起作用；”而“內因”就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紅色的资产阶级”，是具有“爱国主义和發展国民經济的愿望，而且还有为数不多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人們”，就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居然学会了否定自己的阶级。”③或者用章乃器另外一句話来概括，就是因为：“在今天，一个真正爱国主义者必然是很好的社会主义者。”④

这种“紅色资产阶级”的說法，完全是騙人的鬼話。事实就是最好的証明：在解放前夕，許多資本家听到共产党、社会主义不是都感到害怕嗎？有的抽出資金、远走香港，留下来的也都心中七上八下，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嗎？

① 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屆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上所發表的：“关于兩面性，思想工作，对党的态度、理論性問題的討論等若干原則問題的意見。”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第十八次會議上的發言。

在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中，不少的資本家在敲鑼打鼓的同時，還感到“心痛”，連右派分子畢鳴岐在这次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工商座談會上也承認“他們的思想鬥爭過程是黨員同志體會不到的”，就在改造了七、八年以後的今天，還有不少的資本家留戀資本主義，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既然這樣，章乃器所說的“紅色資產階級”，在解放以前就不願意“吃剝削飯”，愛國就“必然愛社會主義”，難道不是荒唐的神話嗎？對於章乃器所說的“實業救國”，劉念義在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就給予了有力的駁斥。劉念義說：“章乃器說先父劉鴻生就是‘那些少數人從愛國主義出發辦企業而不是從唯利是圖出發’中間的一個，那我就說他弄錯了。在我的家裏就找不出這樣一個人……。章乃器沒有看到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還隱藏着陰暗的一面，那陰暗的一面就是資本家開廠辦實業首要的總是為了賺錢，而且總是想由少到多，由小到大，從一個廠到兩個，兩個到三個，總的一句話就是想發展資本主義，追求更多利潤，這是資本主義鐵一般的規律。實業救國者也不可能例外，如上所述它的最終目的是想發展民族資本主義，要發展就得追求利潤，為了利潤就必然對工人進行剝削，自由競爭的結果必然擠垮同業，大魚吃小魚，我們劉家之所以成為所謂火柴大王也就是這樣形成的。”①至於章乃器引用店舖上所掛的“管鮑遺風”“陶朱遺范”的牌子來說明中國商人的“歷史傳統”那就更可笑了。一般說來，這些牌子並不能說明商人的品德，也正如地主、官僚家中“仁義道德”的橫匾，並不能證明他們的為人，是一樣明白的道理。

当然，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正因为如此，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官僚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我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但是，爱国并不等于爱社会主义。国家从来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民族资产阶级从原有的阶级利益出发，只是盼望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强国，也就是外无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无官僚、军阀的压迫，让他们可以充分发展工商业，剥削人民，来达到赚钱发财的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同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阶级一样，按照他们的本性，并不喜欢以工人阶级为领导、消灭剥削和贫困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以章乃器本人来说，解放以前固然想走所谓“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实际上就是既不满意国民党统治，又不喜欢共产党胜利，想走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解放以后，还在歌颂资本主义剥削的“光荣”。^②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我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我国特殊条件下，它具有两面性，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经过改造以后，能够逐渐接受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逐渐从爱资本主义过渡到爱社会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不管他过去多么爱国，如果不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是决不可能“必然”就是社会主义者。这个道理，也正如液体只有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才会变成气体，液体本身并不“必然”就是气体一样的简单。

①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刘念义的发言。

② 参阅田海燕：“章乃器的谬论的思想基础”，载1957年6月24日“大公报”。

章乃器为了美化民族资产阶级，他还說：“工商界进入社会主义，能交出企业而無所留恋，比那些赤手空拳、喊口号、貼标语的人进入社会主义要好些。”①这就更加荒謬了！当然，誰也沒有否認，我国的民族资本家，能够接受改造，在公私合营高潮中能够把企业交給国家管理，这对于国家和资本家自己，都是一件好事。但是，怎么能够象章乃器那样，把资本家說成是比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其他所有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奔走的人，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都还要“好些”，都还要光彩呢？第一，不錯，资本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还带来了一分企业的财产。但是，这只是把资本家过去剝削的所得，“物归原主”；而且，工人阶级为此还繼續每年分給资本家若干利潤作为贖买的代价。所以，这并不是什么资本家白白送給社会主义的“礼物”。第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章乃器所想象的恰恰相反，首先还是由于“那些赤手空拳、喊口号、貼标语的人”，也就是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其他所有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努力的人，进行了長期的艰苦奋斗的結果。沒有这些人的努力，资本家怎么能够接受改造和进入社会主义呢？第三，就是在現阶段，资本家也不是象章乃器所說的那样“交出企业而無所留恋”，而是在不同程度上既有向往社会主义的一面，又有留恋资本主义的一面。从这三点看来，章乃器所說的这一段話，完全是歪曲了事实，把民族资产阶级捧上了天，捧得比工人阶级还要“紅”！

① 參閱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章乃器問題向第一屆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的报告”。

章乃器这种“紅色資產階級”的鬼話，把民族資產階級捧得高高的，使不少工商業者聽得很舒服。但是，这样就上了章乃器的當。如果照章乃器所說的，愛國主義能够等于社会主义，民族資產階級“必然”就是社会主义者，早在解放以前就不願意“吃剝削飯”，資本家在进入社会主义時比別的所有的人都要“好些”；那么，結論必然就是：不要工人階級和共产党的領導，民族資產階級也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資產階級分子“破資本主義、立社会主义”的改造自然也就不必要了。章乃器的这套“紅色資產階級”的鬼話，企圖把工商界穿上“紅衣”，戴上“紅帽”，指引到抗拒工人階級領導和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絕路上去，这难道还不清楚嗎？

（2）章乃器說：高潮以後，資產階級沒有兩面性；要有，也是同工人一樣。

章乃器在去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体會議上，为了美化資產階級，还同时提出了否認在高潮以後民族資產階級还有兩面性的謬論。他說：在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後，“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兩面性的物質基礎已經基本上消灭了。……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兩面性也已經基本上消灭了。”“至于思想作風上的兩面性，一般不能作为兩面性来提；从旧社会来的人都有光明的一面和陰暗的一面，那是長期的思想改造問題。不單是工商界要这样，許多人都要这样。在这个意义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已經不存在了。”①今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的報告中，明确地指出了民族資產階級还有

兩面性；章乃器在听了毛主席的这个报告以后，虽然在表面上承認民族資產階級還有兩面性，但是又曲解毛主席的指示，把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工人內部先進、落后的矛盾混為一談。章乃器說：“既然什麼階級什麼人都有兩面性，……民族資產階級當然有兩面性。”②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先進和落后都有兩面性，而只能是積極面和消極面的比重有所不同。”③而且，章乃器認為：“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當中，……主要的消極表現是自卑和畏縮。”④而這種消極的表現，照章乃器看來，主要地並不是由於私方人員還缺少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而是應該由黨和政府來負責的。章乃器說：“‘五反’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是有力地消除了‘五毒’，……但遺留下來的副作用，則是顧慮多端，縮手縮足的消極情緒，也就是今天許多私方人員不能積極守責的消極性。”⑤因此，章乃器從來沒有提過私方人員應該如何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任何積極性的建議，從來就是對於提出這樣建議的人當作“教條主義”來攻擊，在今年5月中國民主建國會召開的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章乃器更以“除三害”即

① 章乃器在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所發表的：“關於兩面性，思想工作，對黨的態度、理論性問題的討論等若干原則問題的意見。”

② 引自章乃器：“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載“工商界”月刊1957年6月號。

③ 引自章乃器：“關於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幾個問題”，載1957年6月9日“大公报”。

④ 同②

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来作为如何提高私方人員积极性的唯一內容。

章乃器关于兩面性的这种論調，是完全錯誤的。在全行業公私合营以后，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內容虽然有了重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兩面性仍然存在。正如毛主席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會議的報告中所指出的：“有人說，中国資產階級現在已經沒有兩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資產階級分子已經成为公私合营企業中的管理人員，正处在由剝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轉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們現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業中拿定息，这就是說，他們的剝削根子还没有脫离。他們同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生活習慣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說已經沒有了兩面性呢？”

为了具体地批駁章乃器的荒謬論点，我們还應該指出：第一，章乃器所說的在高潮以后“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兩面性也已經基本上消灭了”，这完全是睜开眼睛說瞎話。在現阶段，資產階級分子程度不同地一方面接受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工人階級的領導，另一方面又留恋資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階級的領導和最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有怀疑和抵触，这难道不正是說明現阶段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立場上还有兩面性嗎？在現阶段，資產階級分子既是資本家（还拿定息）又是劳动者

⑥ 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体會議上所發表的：“关于兩面性，思想工作，对党的态度、理論性問題的討論等若干原則問題的意見。”

(公職人員)，這難道不正是說明他們在經濟地位上還有兩面性嗎？這樣活生生的事實，難道是章乃器所能否定掉的嗎？第二，章乃器把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工人內部先進、落后的矛盾混為一談，更是硬把兩個根本不同的東西說成是一回事。當然，目前在一部分工人群眾中，也存在着一些比較落后的現象；但是，怎么能說工人階級也象民族資產階級一樣，還在留戀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還在拿定息呢？既然這樣，章乃器說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有兩面性，只是“比重”（數量）上的不同，難道不是故意歪曲事實，“美化”民族資產階級，“丑化”工人階級嗎？第三，章乃器把“自卑和畏縮”當作私方人員消極性的主要表現，把“五反”和“三害”當作這種消極情緒的主要原因，這也是根本錯誤的。如同上面所說的，現階段民族資產階級消極性的一面，就是資本主義思想的具體反映，而所謂“自卑和畏縮”實質上也就是資本主義思想的一種表現。當然，某些私方人員的消極情緒，也有一些客觀原因的影響，例如有一部分合營企業內部的公私共事關係還正在逐漸改進的過程中，有一些私方人員在生活上還有困難，等等；對於這些，我們都還需要實事求是地具體分析、逐步解決。但是，正如有些工商業者所指出的，在過去私營時期，企業的盈虧是自己的，不論碰到多大的困難和挫折，他們對於企業的生計經營也決不會消極的；現在在合營企業里，盈虧都是國家的，某些私方人員就抱着積極消極反正一樣的工作態度，這種消極的情緒，歸根到底，還是由於缺少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仍然是從個人圖利的觀點來對待工作的緣故。這實質上還是由於沒有從